

## 低配版炒菜

◎朱辉

朋友二喜对我说,他老婆看了一位情感专家的文章,深受教育,那位“砖家”认为一个人如果结婚多年,厨艺没有一点长进,说明此人家责任感不强,对配偶、儿女爱得不深。二喜结婚快30年了,至今只要老婆在家,便轮不上他做饭,老婆现在有了新视野,说他就是文中所说的那“一个人”。

二喜觉得很冤枉,却又找不出反驳的论据。他们两口子经常来我家,和我父母都认识。我对二喜说,我母亲就是很好的“论据”。成家60多年了,母亲的厨艺一如既往,除了她本人,只有我吃得下她炒的菜。然而除了做饭,她包下了家里其他家务。从来没谁说她缺乏责任感或是对丈夫、儿女不关心。

我父亲厨艺不错,旁人眼里有点懒的他,大半辈子坚守厨房。晚年父亲时常生病,卧病在床的他就遭了罪了。母亲的“黑暗料理”让他难以下咽,常说吃饭比吃药还痛苦。他去多家医院住过院,医院食堂的饭菜往往也不合他的胃口。而点外卖,他又舍不得,而且外卖太油腻,医生也不建议病人食用。我们也没有条件天天做好饭菜送过去。于是没有食欲的父亲,只能多打几瓶营养液,以此维持身体机能,这显然没有自己进食有利于康复。

我大姨厨艺比父亲更好,这也给她的晚年带来了很大麻烦。今年,她接连炒掉了两个保姆,嫌人家厨艺不好。我们都去鉴定过,觉得还可以。但真要能达到她要求的保姆,薪水她就出不起。

20多年前,我上过厨师培训班,与普通人相比,厨艺肯定不算差。不过老婆也经常抱怨,说我炒的菜和社区食堂水平差不多。我告诉她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真正要炒出一定水平,须投入大量精力。我目前忙于工作,还难以做到,所以怎么简单怎么来。

老婆对于我的“低配版”炒菜虽不满,好在她不是那种只动嘴皮的人,自己试着炒过几回,发现还不如我随便炒炒的水平,于是明白了炒菜需要天赋,而且想做到高水平那一档的确很消耗时间精力。老婆于是忍了,接受了我的“低配版”。有时觉得嘴里淡了,就出去下馆子。在我的长期熏陶下,老婆将来应该不会出现父亲和大姨的问题。能吃得惯我的“低配版”,应该也能勉强咽下医院食堂和普通保姆的饭菜。

经过我们的多次调解,二喜终于被他老婆“摘帽”了。二喜没有炒菜天分,炒菜好不好吃与责任心、爱不爱家人毫无关联。某些情感“砖家”乱写,是在破坏读者家庭和谐。正因为二喜炒菜不太好吃,倒应该让他时不时做几次饭。每个人都会老,能吃得下普通水平的饭食,是很实用的一种“修行”。

甘肃积石山县地震牵动人心,关注之余,我想起1976年防震抗灾的情况。

唐山大地震后,全国各地都搭起了防震棚儿。那时我才11岁,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,好耍子,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。

我家住在长江边,芦苇资源丰富,当然由国家统一管着,按计划分配,附近的人家近水楼台先得月,能拾些边角料,但当时也是宝贝。

当时沿江地区,住的大多是茅草屋,芦苇壁帐做四面的墙,上层是芦把,头一抬到正梁、屁股一撇到后墙、大风一起东倒西斜,但是有十个劳力用绳子拴拴也能把房子建上。冬天防寒保暖,一年四季实际上比防震棚好不了多少,就是高点、大点。

所以在搭防震棚的时候,与我们建房差不多,就凭感觉完成的。防震棚,同样是四面芦苇壁帐,房顶用三根毛竹做主副梁,用竹竿作椽子,再用芦苇做个顶棚,上面铺一层厚厚的垒起来的稻草,最后以稻草绳子把草固定起

## 防震棚儿

◎吴国忠

来,以防风吹散了草,到了雨天就会漏水,无法居住了。这种简易棚儿,即使倒在人身上也没有生命危险。也有条件好一些的人家是请当地“抹屋匠”和“芦笆匠”搭的,那个式样和标准就高点了,规规矩矩像个房子,不是棚儿了。有的还弄绳子把四个角用木桩固定好了,一是防风,怕被风吹跑;二是防洪水,怕水来把棚子冲走了。

其实,对我们那片乡下的人家来说,实际上住在家里与防震棚内也差不了多少,就是真发生大地震,震后效果是一样的。但是住在城里的人就不一样了,他们住的最起码是砖瓦结构的瓦房子,震后会砸伤人的。

我家兄弟四个,连父母在内六口人,由于我们太小,所以人口多劳力却少,当时在生产队也算是贫困户。除了三间茅草壁屋外,只加了一间防震棚。天一黑,全家大大小小五个男性就住进防震棚里,挤在用稻草铺的地铺上。我母亲却表示:住房跟防震棚没有区别,砸不死的;砸死了,我愿的,我反正是一个家庭妇女,我不怕。现在回想起来,

母亲应该不是不怕,那时穷得实在是没有办法。

当时防震形势还是很严峻的,生产大队组织人员经常下来巡逻,用喇叭筒喊“注意防火,注意防震抗震”,有时还敲铜锣提醒,也有逃生演练。唐山大地震,南通不曾受到多少影响,但防震标准一点也没有降低、措施一点没敢松懈。不知为什么,还常常有一些谣言(可见能识别和抵制谣言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),弄得人心惶惶,政府会出来辟谣安定群众。

1976年年底,防震棚儿大部分都被拆掉了,但也有部分人家没有舍得拆,因为搭起来也要花钱的,还可能人口多、不够住,就将防震棚留下来。我家的防震棚就一直未拆,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,哥哥们大了要娶老婆了,怕被人家笑话才拆掉的。

我家后来虽然改建了许多次房子,从茅屋、土墙房、砖瓦平房直至砖混式的楼房,再经过拆迁搬进了集中居住区的大楼,也进行了现代化装修,但防震棚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,因为它陪着我度过了一段少年的时光,带着全家人齐心协力、共渡难关。



## 虚惊一场

◎陆琴华

1976年,我国唐山发生7.8级强烈地震,那时我还小,刚刚有点记忆,村里的喇叭天天广播防震的消息。

地震会死人的,我们这种小孩子一点惧意也没有,可是大人们却惶惶不可终日。听说有的人甚至担心在地震中死掉,就把多年积攒的钱花光。家家户户建起了防震棚。现在建个防震棚比较简单,买来现成材料搭一搭就行了。可在1976年,搭个防震棚谈何容易?所以我们那边村民们建防震棚都是用木头搭起架子,再铺上一层芦苇,芦苇上再用稻草或麦草覆盖,天下雨了不漏就行。我家人口多,也穷,建不起大一点的防震棚,就用又短又细的木条儿建了两个防震棚,爸爸妈妈和我住一间、四个姐姐住一间。

村民的防震棚大都建在空旷的场地上,也有选菜地和看场的。我家门前有块空地,上面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树,有些树碍事,正好砍倒建防震棚用。搭这个不需要什么技术,能吃苦就行。我爸爸妈妈和几个姐姐在收工之余,一齐动手就建起来了,全家人马不停蹄地就搬进去住了。

大人们住防震棚可能还有些不习惯,我却觉得好玩有趣,会捏着爸爸刚买的手电筒在里面照来照去,因为防震棚没有窗户,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里面都很暗,太阳一落,更是伸手不见五指了。天热我会闷得睡不着觉;蚊子光顾了,我也会手抓脚挠睡不着。爸爸妈妈呢?常会鼾声大起,似乎不是防震而是来防震棚里享受的。四个姐姐爱干净、图宽敞、好明亮,常会半

夜爬起来跑到堂屋里睡,爸爸妈妈训斥过几次也没有用。

爸爸无奈,只好说:“你们在屋里睡吧,要是来地震了,我喊你们起来。”后来又进一步想出办法,自制了一个防震的器具,就是把一个曾装过菜籽油的大瓶子立在吃饭桌子中央,在大油瓶上再倒立一个空麻油瓶。爸爸说:“瓶要是倒了,说明地震来了。”我们信以为真。一天夜里,四个姐姐睡得正香,倒立着的瓶子哗啦一声倒了,四个姐姐惊醒,抱着衣服就朝门外跑,还不停地喊:“不好了,地震来了!”爸爸妈妈听到姐姐的喊声,抱起熟睡中的我就冲出防震棚。我们一家来到看场上,发现周围毫无动静,根本没有地震。怎么回事?回去仔细观察猜测,估计是家里的小猫跳到吃饭桌子上觅食,碰倒了倒立着的小麻油瓶。哎,虚惊一场!